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里乘 卷五

摺差 四川武弁某，竇摺入都，限日行三百里，憊甚。時冬月望後，白晝苦短。薄暮，路逢古廟，天色已曠，思入廟暫憩，俟月出再行。下馬入廟，見衰草敗葉，填塞沒徑，並無僧道；佛殿二重，前殿正中供奉香火斷絕；兩偏廂房，西已傾圮，東廂房中停枯槁，雙扉半掩；殿後小院，樹數株，皆粗十圍，爰繫馬樹間，仍到前殿。睇佛座下洞然中空，可容一人，四圍嵌木板，頗可避風，乃解佩刀置佛龕中，展被坐下。甫經偃仰，聞馬蹄聲自遠漸近，條至廟前，姑就板竅窺之。月裁出山，形狀隱約可辨，前一老者乘馬，修髯垂胸，年約五十許，氣象壯偉；後一少年徒步相從，貌亦魁梧。老者下馬，以鞭授少年，相將入廟，繫馬西楹。老者命鋪褥殿階，居中端坐，少年屏息侍立，意殊惶悚。忽聞老者叱曰：「我自弱冠浪跡江湖，雖藉獵獲為生，然必取之有道，絲毫不敢狂悖，妄肆淫殺，有干天遣。至今三十餘年，幸逃法網，清夜捫心，未嘗不職此之故。不圖汝甫入吾門，便亂吾法。前日之役，若非我獨殿後，汝曹二十餘人，能一得生者乎？」少年鞠躬對曰：「唯唯，僉謂幸賴吾師虎威，各叨倖免。」老者又冷笑曰：「後聞其家有少婦，守節撫孤，汝入其室，既污其母，又殺其雛，汝心安乎！似此惡毒殘忍，令人髮指，皇天有知，決不恕汝！一時僥倖漏網，終必不免於大辟。有日擒獲，實為吾黨之累！汝試思之，我尚能貸汝乎？」少年聞之，倉皇伏地叩首，曰：「弟子罪該萬死，求師息怒，願受責罰。」老者唾其面曰：「困！汝尚欲求生乎？聖人之道，不外一恕字，汝家亦有婦孺，罹此慘辱，汝心甘乎？毋多言！」拔所佩刀授之曰：「速伏刀以謝寡婦，且慰孺子之魂可也！」少年果受刀，再拜，自剄而死。老者起立，顧屍長歎，拾刀拭血，弢而佩之，又自取褥覆馬背，牽出門外，乘之鞭馳而去。某聞之歷歷，初頗愕悸，以老者所言居然盜不離道，不禁點首稱歎。月色將中，不敢再寢，將起趕路，突聞東廂嗷然有聲，厲如老梟，某大驚，姑再窺之。俄，東廂房門啟，一物自內出，長丈許，遍體白毛蒙茸，走至院中，東向望月，目光睒睒，炯若擊電。俯視地上死屍，拊掌狂笑，試蹴以足，復向身抱屍起，將首級摘擲地下，褫去衣服，始則就腔飲血，繼則咀齧嚼骨，齒牙軋軋，如貓食鼠，久之始盡。又將首級拾起，擦發作渾脫舞，左盤右旋，樂不可支。隱隱遙聽村雞鳴，其物張皇四顧，擲去首級，復對月掀唇狂笑，拊掌者再，徐徐入東廂房去。某毛髮森豎，駭汗浹衣，悄起躡足，將所竇摺束被中，縛負背上，往後院牽馬出門，跨鞍疾馳。約行五里許，忽憶所佩刀脫置佛龕，倉卒未及攜帶。廟中死人屍為怪物所食，僅存首級衣服，日後必為疑讖，刀上故鑿己姓名，恐因刀牽連，受累難免；欲返身攜取，又恐東廂怪物復出，難與抵敵，躊躇再四，意難已鳴，怪物當不足為患，決意策轉馬頭。至廟下馬，輕步趨赴佛龕，取刀疾出，果聞東廂房窗蓋格格作響，駭甚，飛身上馬，絕塵疾馳五十里，東方大明，心始帖然。

里乘子曰：老者殆盜而近於道者歟？所言不外天理人情，此可謂盜不盜，非常盜也已！少年所謂死有餘辜，屍葬怪腹，亦天罰所及也。惟此弁欲圖少憩，意外攪擾，不少交睫，所窺二事，是真聞所未聞、見所未見。返身取刀，不為無識，然出險入險，膽略實屬不弱。我今聞之，毛髮猶為之森豎也。

歐公子

粵東慈雲庵內供觀音大士，香火極盛。比邱尼繁有徒，綰髻纏足，衣飾與人家閨閣無異。托名清淨法場，其實色界情天，較勾欄為尤甚。少年美男子無意獨身誤入，必使身登佛國，生還無望也。有歐公子者，甫成童，貌嫵曲逆。春日踏青，偶過庵外，見倚門兩尼，一年可十七八，一裁及笄，色皆嬌豔，而少者尤幽媚，目盼笑倩，風致天成。童子何知，不覺停趾注目，愛戀綦切。兩尼見公子眈眈，長者笑附少者，不知作何耳語，便向招手，公子大喜，趨就之。長者遽挽其袂，向內偕行，少者緩步相從。既至內室，床奩陳設，珍麗異常，爐焚龍涎、百和等香，薰腦襲髓。拉公子並坐榻上，錦套繡褥，俱極軟膩，命小鬟進茶，手捧獻公子，展問姓名門第。自言妙梅，法號淨影，此間三十六花禪，已行十九，君在此小住，當共相見。公子問：「少者何名？何遽不見？」淨影笑曰：「渠名妙蓮，法號淨香。齒最稚，向羞見生客，熟則可常相聚。君但寬心住此，此間飲食起居，無不可惟君所欲，恐歷久廝熟，君當樂死不顧生也。」正絮語間，忽聞屢聲雜沓，環佩叮噹，遙從門外笑語喧呼曰：「聞十九婢招有嘉客，何秘而獨樂，不使人知耶？」淨影謂公子曰：「三姊領群姊妹至矣。」俄已入房，生起問訊。三姊妙蘭淨因，四姊妙蘋淨塵，七姊妙桂淨蟾，九姊妙貝淨果，十二姊妙華淨鬘，十七姊妙芷淨珠，廿四妹妙菊淨韻，廿五妹妙藻淨思，卅妹妙桃淨祓，卅一妹妙杏淨嫣，卅三妹妙葵淨懷，卅四妹妙蕙淨質，共十二人。淨影俱一一為道名號，並為言公子姓名門第。公子視群妹，異姿同妍，目不暇給。淨因笑問淨影：「卿何以款嘉客？容我輩闖席否？」淨影笑曰：「倉猝主人，正慮無以款客，得眾姊妹陪話，甚善！」乃並列兩幾，水陸雜陳，各序齒環公子而坐，流觴拇戰，轟飲酣嬉。漏二下，甫罷席，淨因率眾興辭曰：「今日叨陪嘉客，當報知諸姐妹，迭為賓主，以饗館甥。公子解人，當不見卻？」公子唯唯。淨因又笑曰：「吉席頭籌，須讓十九妹獨佔，我輩合當速退，毋令人生憎。」臨行，又攜公子手端詳良久，笑曰：「個兒郎似好花初苞，恐不經風狂雨暴，梅妹須溫存愛惜之。」群姊妹同胡盧一笑而散。淨影送眾出，命婢剪燭拽門，笑撫公子肩調之曰：「君日間眈眈注視，何為也？」公子紅暈兩頰，笑不能答。淨影益憐之，爰自緩私小結束，又為公子脫衣，趣與共寢。公子情竇雖開，未經人道，床第間惟淨影實左右之。事訖，歎謂公子曰：「妾命薄，墮落空門。兒時一念之差，誤破清戒，輒自悔恨。今年甫十八，破戒以來，三年於茲，接君才得二人，緣一誤不敢再誤，倘非其人，誓不苟合。今偶然遇君，竟不能自持。君自是佳公子，前程遠大，與妾相守，當可無患，然此間瑕瑜不一，恐一旦為眾所劫，妾雖欲護持，力寡難敵，奈何！大抵達人貴於應變，可行可止，權自己操，切勿乘興不自珍重，致貽後患，而怨妾作俑也！」公子慰之曰：「卿所言字字珠玉，小生敢不敬佩！容歸家稟白高堂，求卿與共白首，毋多慮也！」淨影歎曰：「此固大好事，但恐不能耳！」公子問：「何以故？」曰：「難言也！」聽雞已鳴，遂重作陽台之夢。夢覺，日已照窗，淨影推公子起曰：「貪話失眠，未免為群婢所笑。可以興矣。」相將結束盥漱。甫畢，大姊名妙菴、號淨絲者已率眾姊妹聯袂而至，舉帷入房，笑曰：「昨日齟齬招同眾姊妹作珠江之游，歸已夜漏過四十刻，聞梅妹召有嘉客，竟致失陪，今特邀眾同來謝罪。」淨影含羞答曰：「正擬櫛沐往省姊妹，不謂玉趾同降。」於是二姊妙鬆淨貞、五姊妙櫻淨婉、六姊妙蕉淨書、十四姊妙苔淨鈿、十五姊妙蒲淨石、十六姊妙杉淨碧、十八姊妙萱淨忘、二十姊妙蘿淨煙、廿三姊妙芝淨靈、廿六妹妙薜淨英、廿七妹妙薇淨浣、廿九妹妙鵲淨宇、卅五妹妙蘅淨佩等俱各與公子問訊。大姊淨絲凝視公子，戲曰：「是兒粉搓玉琢，莫怪阿梅玩弄忘曉。」又顧謂淨影曰：「我等已議，迭為東道，愚姊忝居長，已備小宴，且同眾先往客廳敬候，十九妹須代作主人，即速偕客惠臨，免使久待。」淨影曰：「諾。」淨絲等既去，淨影又堅囑公子曰：「妾承謬愛，三生有幸，今大姊招飲，又不敢辭，但恐此後恒飲糾纏，皆居君為奇貨，爭寵獻媚，必蕩君心。妾腴且弱，力難抗眾，不能再侍衾枕。昨夜所言切須留意，倘高興欲圖兼愛，則性命休矣！不可不慎，切記！切記！」公子笑曰：「卿太過慮，何至若是。」淨影歎曰：「但願不至若是，便為幸事！」乃攜手同至客廳，則見珠圍翠繞，群花畢集，八姊妙緣淨樂、十姊妙椒淨馨、十一姊妙蒂淨根、十三姊妙櫻淨含、廿一妹妙桐淨徽、廿二妹妙蓉淨裳、廿八妹妙竹淨修、卅二妹妙棠淨海等咸在，淨影一一道其排行名字，公子俱合十為禮。環視眾姊妹，修短穠纖，無不得中合度；惟不見淨香，心竊訝之，附耳以叩淨影，答曰：「渠自有事，君在此，日久何愁不見！」是日廳中共設五席，如梅花式，團樂環列。淨絲肅公子坐客位，自坐主位，餘各按排行環坐。珍羞疊進，異味多莫能名，酒亦甘芳。公子量固豪，群姊妹皆工歌，故奏淫靡之音，絲竹檀槽，一時並作。公子目娛耳悅，實難自持。群約輪流把盞，公子雅不欲卻，左酬右應，樂而忘死。淨影或為乞免，僉謂：「公子自樂之，干卿甚事！一夜假伉儷，那便如此醜態！令人齒冷！」淨影乃不敢再言。日昃罷席，大姊淨絲便下逐客令曰：「諸妹且退。」眾各會意告辭。淨影無可如何，悄悄攝公子衣，示之以目，公子含笑點首。眾等既去，淨絲攜公子至房，陳設較淨影尤精。更漏初下，即趣就寢。蓋三十六花禪中，惟大姊二十有三，二姊三姊俱二十有一，其餘所謂姊者，皆二十不足、十八有餘；所謂妹者，皆十五六七，齒序長幼，不過計以日月而

已。淨絲幼受本師秘傳內視法，師圓寂後，諸妹叩求，吝不肯授，雖齒稍長，望之如十七八歲。公子領略秘趣，視淨影味同嚼蠟，豈復尚憶其所嚙？從此與淨絲情倍親昵。淨絲又能迎合其意，日招二三姊同床迭薦，恣其嫖狎，不半月，諸姊妹輪接已遍。眾喜淨絲不妒，皆曲意事之。間招淨影，恥其所為，輒婉辭之，惟竊為公子寒心。公子自遇淨絲，日得群美同樂，絕不復思淨影，以畏其絮聒，竟不敢至其室；偶而相遇，勉寒暄一二語，即遠而避之。淨影窺其意，亦不便過於親近。瞬屆端陽，置酒賀節。天氣初熱，眾姊妹與公子狎習既慣，酒酣益復忘形，各脫卻褻衣，裸體僅著阿黎子，各口含酒醕公子，公子亦含酒遞酬之，強酬淨影，拒不肯受，眾厭淨影矯，同互諍讓之。五姊淨婉笑曰：「人各有志，不必相強！十九妹不喜從眾，亦姑聽之，且我輩得識公子，實自十九妹始，不可忘也。」二姊淨貞笑曰：「五妹之言是也。」大姊淨絲笑曰：「吾師臨終授我至寶，謂他日如遇可意郎君，遵而行之，一生受用不盡。既遇公子，當與妹等共試之。」乃命侍兒：「速將衣箱中黃緞袱所裹一冊攜來。」俄頃捧至。置幾上，將袱解開，眾挨肩共視，乃冊頁一本，宋錦裝面，上黏泥金箋，籤文待詔書「元宮演樸兒圖」六字。將冊展開，前標藏金箋兩頁，許高陽隸書「三十六宮皆是春」七字，入後三十六冊，皆周東邨工筆所畫秘戲圖，窮形盡態，神情活現。每閱一冊，互相贊歎，淨影略觀二三冊，便獨起倚闌他視，若有所思，眾亦不以為意。淨絲將公子擁坐膝上，手指口授，義蘊畢宣。公子見所未見，重以淨絲善於說法，更聞所未聞，實欲按圖一一親試而後快。淨絲已窺其意，命婢拂拭楊妃榻，鋪以龍須錦席，淨影獨自告辭，眾亦不留。公子見淨影已去，益無忌憚，與眾姊妹臨摹粉本，一頁不肯遺漏，卜晝卜夜，猶嫌未足。淨影偵其所為，不忍坐視其死，瞰無人時，邀公子於僻處，泣諫曰：「君不聽妾言，死期伊邇。妾悔不合招君入室！倘有不虞，妾實為罪之魁！故不忍不諫。諫而聽之，君之幸也；不聽，他日九原亦可不怨妾也！君本脆弱書生，欲以一雄敵群雌，不死何待乎！願熟思之。」公子笑曰：「卿言是也，敬聞命矣。然未免咒我太甚，何至若是！卿請毋慮。」淨影歎曰：「癡兒不足與言也！」知不可諫，又恐招眾怨恨，恨恨而去。公子自至淨絲處，長枕大被，與眾同樂，眾又爭獻房術藥以助其興。一日，正服膈臍膈，淨影適來見之，詫曰：「此何物也！君甘之如飴，是非欲速其死而何耶！」公子笑曰：「卿又來咒我，何至若是！卿請毋慮。」會淨影母恙，招令暫歸，淨影與公子作別曰：「甘言逆耳，知君不快，請暫與別。他日來，當索君於枯魚之肆矣！」公子笑曰：「卿可謂善頌善禱！」淨影歸後，公子更無拘束，遇眾姊妹，交不擇地，嘗星月之下露歡無厭。倏屆秋令，商飆驟吹，頓感寒疾。始則微嗽畏風，猶力疾強與眾為歡；繼則下體兼患滲漏，日漸尪瘦，竟不能鞠躬效力。群雌初猶分班伺應飲食藥餌；後頹敗日劇，一息僅存，扶床難立，僉謂不能再生，遂閉置幽室，使一鸞媼守視之，待其自斃，火化滅跡，並戒毋許洩漏消息。從此眾姊妹等或出門赴豪貴之招，或藏狎客於室，各尋所樂。公子處絕不復過問。公子少小驕佚習慣，今既抱病，又衣食失調，鎮日如坐狂狴，悔不聽淨影言，孽由自作，竊冀一臨存，而足音杳然。綿懷床蓐，舉目無親，懊惱常欲自盡。忽一人推門至床前，低聲呼曰：「公子別來無恙？」公子方倚枕假寐，啟目視之，非他，乃淨香也。亟起坐問曰：「卿非淨香也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卿殺我矣！來何為者？」淨香愕然曰：「天乎！冤哉！疇昔相從入庵，計君必有今日，自以肺腑，羞與眾等為伍，故不肯與君相晤。會次日舅氏生辰，往與為壽，以紓邀借朝南海，往返四月有餘，頃來庵，聞君已臥病，何謂我殺君也？」公子歎曰：「曩日非見卿，決不停辰；只為卿故，一縷癡情，遂牽出如許葛藤，謂非卿殺我耶？」淨香笑曰：「此周內之詞也。顧十九姊乃多情之人，何忍使君憔悴至此？」公子搖手曰：「卿勿言，吾負若矣！」遂備述歷諫之言，並告之悔。淨香問曰：「為今之計，奈何？」公子曰：「吾思家甚，卿為我寄語父母可乎？」淨香遽掩其口曰：「君勿妄語！若他人聞之，則君殆矣！群姊慮君家修怨，恐人洩漏消息，防戒必嚴，偵知君有此心，反多不利。君第安之，容為緩圖可也。」自是，服食一切皆淨香料檢，漸有起色，公子甚稱感之。淨香笑曰：「妾之於君，正合兵法所謂人棄我取，倘有日得志，其何以報不穀？」公子笑曰：「果如卿言，有日僥倖得志，當香花供奉，以報大德。」淨香歎曰：「從古男子負心者多，果爾！恐不再憶薄命人也！」公子指天申誓曰：「如忘大德，皇天促滅！」淨香急止之曰：「妄試君耳，何云及此？容招十九姊來共籌之。」公子曰：「善。」公子忽思魚羹，淨香命市鮮鱗一尾。公子見魚，偶有所觸，謂淨香曰：「古人魚腹藏書，我亦效其法寄書家人，可乎？」淨香叩問何法，曰：「我作一書以油紙裹納魚腹，佯謂此魚不堪食，將出另易一尾，此魚不論何人所得，剖腹見書，必報我家，則小生得出於難矣！」淨香點首笑曰：「此法甚妙，然必須為妾地。」公子曰：「我果得出，當使黑白有分，不致玉石俱災也。」淨香大喜，乃如法命人返魚於市，另易一尾。先是，公子出遊連日不歸，父母禱神問卜，倚閭泣望，且遍榜通衢，懸賞訪覓。公子固巨族，里黨無不知者。某甲得魚，腹中見公子手書，急持書趨報其父母求賞，父母大喜，如榜給賞。急赴訴有司，率弁役圍庵，搜得公子，將所謂三十六花禪者一律拘係，惟淨影以侍母疾在家，幸而漏網。公子與父母相見，悲喜交集，具泣述淨香其德，悖之不祥，父母聞之，亦深德淨香，請諸有司，攜與俱歸。其餘俱責令配人，將庵改為公所。淨香早失怙恃，使告其舅姪，留為公子簪室，俟親迎而後成禮。公子調攝半年，始復其初。聘妻甚賢，入門，愛淨香溫存可人，又感其袒救公子，略去嫡庶，願締姊妹。及初當夕，果然處子也。初，淨影與公子一夜綢繆，居然體孕，後以母疾回家，母愈，聞庵已毀，姊妹雲散，不勝駭愕。聞淨香已歸公子，竊深歎羨，自幸未及與禍，誓依母奉佛懺過，決不他嫁。及分娩，儼然男也，守志益堅。淨香固與淨影善，聞之以告公子，公子念其相待殷情，幾至藥石成仇，實為薄倖；又聞一索得男，尤深慶幸，與淨香商之，故使人風示父母，父母望孫正切，即使淨香往請其母，以禮迎歸。淨影嘗戲謂公子曰：「妾當日謂君當以樂死，不謂尚有今日。」公子笑曰：「當日不能從諫如流，幾不能與卿相見。」淨影笑曰：「何至若是，卿請毋慮。」公子笑曰：「卿休矣，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。吾過矣！吾過矣！」

里乘子曰：語云：「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。」三十六花禪中而有淨香，可謂翹楚矣。如淨影者，一度春風，飄然不再，其拳拳敦勸，至再至三，即逢比愛君，何以異是？且預為料患，自悔作俑為罪之魁，卒以侍母獨歸未及與禍，不然與眾同譴，雖非罪魁，亦難辭厥罪惟均矣！「何至若是，卿請無慮」，公子固屢言之矣，乃竟不至若是，實出淨影意料之外，觀後日戲作報復語，可謂得意之極。然若不得淨香，雖有魚腹傳書之謀，又將焉用？彼庵中之坐待其斃、火化滅跡者，不知凡幾，何物公子而獨能倖免耶？不登佛國，得遂生還，是誠僥倖於萬一也。少年選事者觀之，可不凜之慎之

虎鈞

虎尾，其氣腥以羶。饑，輒垂尾江邊，餌魚為食，鱗鱗鯉鯉，各種大魚，多為所鈞。岳州城故濱江，日有虎垂尾餌魚，適有大鼃過，聞其腥羶，遽啣其尾，虎痛甚，急聳身一躍，墮城堞齒間，虎在堞內，鼃在堞外，如負擔然。虎痛，尾愈擺，鼃之持之也愈固。天明，有人過城下，見而兩得之，以鼃擒虎有功，遂殺虎而舁鼃縱於江。

里乘子曰：吾鄉有濱江而居者，屋旁有柵豢豕，往往為虎所食，鄉人遂不復豢豕。他日得一鼃，暫閉於柵，虎夜過，聞咻咻聲，以為豕也，試探以爪，遽為鼃所銜，竟不能脫，卒為鄉人所殺。噫嘻！虎為口腹所累，又多厄於鼃，亦奇矣哉！

俞壽霍

道光甲辰秋，吾邑東鄉農人某，鋤地得一壇，敕勒封口，破之，白氣一道，上衝十餘丈。忽聞空中有人言曰：「悶煞人也！閉我二百餘年，不謂再睹天日。」某大驚駭，仆地上。空中又言：「君請無畏，吾感君見放，必有以報，不敢崇君也。君歸，晚間當夢中相見，吾去矣。」言訖，絕不聞聲。某歷歷在耳，以為白晝遇鬼，駭暈，猝不能興。俄，妻若子來餉，見某臥地，呼之不答，莫喻其故，相將扶歸。某喃喃嚙語，但稱怪事，叩之，又不甚了了，意其中惡。俗以清水一碗，置三箸其中，左手扶箸，右手掬水澆箸上，口默呼鬼神名，箸直立碗中，即知為某神鬼所憑；取茶米一撮撒碗中禳之，病立愈，名曰「出湯」，效驗最速。某妻如法禳之，果少安思睡，戒人勿擾。夜果夢一古衣冠少年，揖而謂曰：「我俞壽霍也。感君破壇得出，特來相謝。」某審其由，曰：「予與君同里。前明思宗殉國之次年乙酉七月，晝寢，見一皂隸來，出鐵索係予頸，拘至一處，儼如官署。堂上坐一官，氣象尊嚴，怒容可掬。旁一吏唱名，令跽案下。上坐者叱曰：『汝家累世受國豢養，奈何勾賊屠毒生靈？罪應炮烙！』即見鬼役舁銅柱一具，高約八尺許，置堂西隅，柱中燃炭，烈焰飛騰，上下俱赤。上坐厲聲喝令將予炮烙，左右兩鬼役，青面赤須，狀貌猙獰，應聲

曰：『諾。』一撩予發，一褫予衣，予覈嫫媿股票，心膽俱碎，急大聲哀呼曰：『小人並未勾賊，受此酷刑，心實不甘！』上坐怒目叱曰：『汝猶呼冤也耶！』即將一冊擲付予閱。冊上大書『極凶鬼犯一名，餘壽鶴，南直隸銅陵縣人。順治二年夏，左師次九江，該犯勾其部曲擾劫沿江一帶居民，除淫擄不計外，共殺老幼男女六萬八千四百三十五人，罪應炮烙六千八百四十次。』予閱之急辯曰：『小人乃桐城俞壽鶴，生平並不識左帥部曲，尚求察宥。』上坐顏色頓霽，曰：『汝非銅陵余壽鶴耶？』曰：『然。』上坐命予起，並命吏稽予陽壽，尚有三十七年，上坐叱責皂隸誤拘，命笞三百，仍令送予還陽。甫逾一日，天熱，屍已腐臭，皂隸懼曰：『殆矣！』予執其袂問曰：『汝將焉置予也？』皂隸躊躇久之，曰：『我思得一策，較生人為樂，君願之否？』予問：『如何？』曰：『南山有狐，拜月煉丹，大道垂成，吾竊奪丹付汝吞之，可作鬼仙，並可從心所欲，不較生人更樂耶？』予見屍已潰，無可如何，只合首肯。皂隸夜攜予至南山，果見一大赤狐跪而拜月，口含一珠，忽吐忽吸，大如彈丸，寶光耀目。皂隸潛出其後，伺其吐時，遽攘以授予吞之。狐失丹大哭，起與皂隸鬥，皂隸笑曰：『始吾畏子，今失丹則畜也，吾不畏子矣。』狐無如何，白眼怒視予曰：『丹被子吞，此殆天命，得登仙籙，須無忘我！然又須遲我千年乃得成道！』一怒跳躍而去。予吞丹，頃刻即成人體，並可隱形。皂隸囑曰：『賀君吞丹，如一意修道，十二年即成地仙，又十二年可晉天仙。最忌犯色戒，而嫖婦、處女、比邱尼三種人尤宜忌之，犯者必干天譴，且露形駭世，亦所不利，均宜嚴戒。君其勉之。』予謝受教。自後，予乃探名山，濟巨川，陸不車，水不船；下達九幽之地，上升九重之天，凡十洲三島，宇內所稱名勝者，無不悉恣予之遊觀。不饑不寒，隨遇而安，憑虛御風，居然散仙。惟欲心未斷，見美色不能忘情。初猶謹守皂隸教，其所戒三種人概不敢犯，意勾欄中人無傷名節，因擇妓之尤者而狎之。色戒既破，心日放而難收，後見良家好婦人，亦漸垂涎而染指焉。予服狐丹，與尋常鬼怪不同，不惟能具人體，並可幻美男子，陳平、潘安，隨意變化，以故良家子多半樂從，予意益得。偶過浙東溫州府，會城外鬻弄，男女觀者如堵，中一及笄女郎，色獨殊眾。鞦韆適演沃廟火，女郎睹其嫫媿之狀，不禁神癡。予竊笑曰：『此兒情實開矣！』乃幻為美少年，試挑以目，女郎不以為忤，亦遙以目送情。予喜曰：『得之矣。』女郎為富室某翁愛女，薄暮，予復隱形，尾之而歸。夜分人靜，女郎下幃掩戶，對燈若有所思。予料其可犯，復幻美男子，推門褰帷徑入。女郎驚問：『君何人也？晝夜那得來此？』予揖之曰：『日間幸睹玉容，愛慕不忍舍，特逾牆相從，求卿見憐。』女郎沉吟良久，便低聲問予邦族，詭詞以對。女郎意甚欣然，囑勿高聲。予遽屏要與共寢，曲盡綢繆，情均伉儷。年餘，漸有竊議者，女郎告予來去切須慎密，防人覺察。予慰之曰：『小生幼受異人秘傳，可以隱形，雖天神地祇亦不能奈何我，卿請放心。』女郎不信，予姑隱形使覘之，乃大喜。其家察予蹤跡不得，或有猜為妖者，因使阿母來伴女寢，伺母睡熟，兩人交如故。一夜母醒，聞而大呼，家人執梃破扉入，索予不得，益信為妖。富翁遍禱東嶽、城隍各神，又延僧道祓除，皆無效。富翁怒，使人往龍虎山訴於天師，尋遣法官來治。登壇禮籙，伎倆亦與僧道等。予顧而姍笑之，戲調女郎曰：『技止此耳。』越三日，甫交子初，法官具表上申，召請上界星官神將，予猶不以為意。忽見法官將袖一拂，掌中霹靂有聲，天門驟開，諸神齊降。予大驚，急欲竄避，而六合俱設羅網，無處可遁。法官以戒方拍案，喝曰：『妖將何往？諸神速為予擒之！』諸神果遵法旨將予擒置壇中以付，法官敕勒書符封口，笑謂富翁曰：『幸不辱命，大功告成矣。』予初進壇，懊悶欲死，猶隱隱聞女郎泣而啼曰：『何物妖道？殺吾郎矣！』予聞之，肝腸寸斷。富翁怒甚，將就壇而烹焉，法官止之曰：『不可，是無死罪，遣人埋諸故土，幽囚二百年而後釋焉可也。』因問某：『今為何世？』某具告之，屈指恰二百年。又謂某曰：『曩者，女郎曾贈金條脫一隻、白金十錠，予無所用，藏某山馬鞍石後，計當無恙，坎地三尺必得之。感君見放，聊以報德。』某問：『今將何往？』曰：『予深悔前愆，今將輶跡深山，省過修心，期證大道，庶不負皂隸所教耳。君第識予言，請從此別。』拱手徑去。某頓驚寤，病良瘳。追憶夢語，疑信參半。詢諸故老，舊果有俞壽鶴其人者。某山固有大石，形尚馬鞍，山距某家僅里許。翌辰，試坎其地三尺許，果如言得女郎所贈物。

里乘子曰：勾賊殃民，大千天怒，炮烙無已，冥法極當。稗史載明末張、李二賊至今在冥司猶日上火床，觀此，益信其言不謬。俞氏子既服狐丹，天仙可望，惜隳色戒，久滯幽囚；然一經再睹天日，便知悔悟，深山輶跡，省過修心，倘堅持弗懈，大道之成，可為操券。

蕭狀元

茶陵蕭殿撰，未達時，嘗於除夜夢登天門，入一官第，案置一冊，曆書天下士子姓名，首冊第一行，上書「蕭錦忠」三字，下書某科狀元；後有字折角不可窺測，旁一吏揭以示之，乃「死於火」三字，大驚而寤。蕭初名某，以夢兆，改曰錦忠，果於某科以第一人及第。素嗜飲酒，飲少輒醉。會冬日有親故招飲，夜闌留宿，酷冷，熾炭於室，蕭閉門擁爐獨坐，倦甚，垂頭睡熟，足踏炭上，醉酣竟不自覺，果焚死。

璧社湖蚌珠

高郵璧社湖，大三十里。嘗有物夜吐光，能照行人，朗若白晝。忽來一番僧，僦居湖乾，鎮日緣湖審視，如是者有年。一日，折柬遍招鄰眾，肆筵設席，酒殺備極豐腴。眾問：「何求？」曰：「求諸君翌晨助老僧一臂。」眾莫測所以，姑漫應曰：「諾。如期畢至，僧出鉦鼓數百具授眾，使分立湖四隅，求為搗鼓敲鉦，以助聲威，毋少停止。自冠毗盧，著袈裟，仗劍躍入湖中。少選，狂風暴作，湖水奔騰澎湃，勢如千軍萬馬，眾心驚魄駭，遵其所囑，奮勇搗鼓，自晨至於日中，僧始踏浪而出。搖手喻眾停止鉦鼓，登岸，喘汗良久，滿袈裟血漬淋漓，腥氣刺鼻。眾問：「何為？」曰：「此中有老蚌，自開闢以來胎養寶珠，光奪日月，老僧欲仗法力攘劫之，奈彼道行甚高，幾為所吞；今右殼被寶劍斲傷，遁往東海，竟無法可制，再待千年，留為後圖可也。稽首別眾而去。」

里乘子曰：《統志》載：孫莘老家於湖陰，夜讀書，覺窗明如晝，循湖求之，見大珠，其光燭天。是年，莘老及第，婿黃涪翁呈詩云：「璧社湖中有明月，淮南草木借光輝。」即謂此也。今湖中絕不再見吐光，豈蚌果遁往東海歟？或曰珠已為番僧所劫，其所云云，乃詭詞以欺眾也。

怒晴雞

嵩山之陽，春日啟蟄之後，居民嘗夜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，一長六七尺，一長四五尺，蜿蜒夭矯，若火龍然；雞鳴遂隱，經秋即不得見，莫測其故。初，山下有農家蓄一雄雞，氣象赳赳，重可十斤，所種之卵無不者，主人寶之，呼曰「老雄」，十餘年不肯殺。歲又值乳雞之時，忽數十卵僅一雄，其餘盡輟，主人懷怨，以為不祥。一日，有番賈來，注視老雄與新雛，問主人肯市否。主人正慮老雄年久無用，姑漫應之曰：「客若肯出重價，那得不市？」客問：「此兩雛索價幾何？」曰：「五百足矣。」客喜曰：「諾。」主人初固索五百錢，見客遽喜諾，戲反齒給之曰：「我所言固五百銀，非錢也。」客沉思久之，曰：「果爾，五百銀亦所不吝，毋再翻悔！」主人大喜過望，答曰：「君如數將銀來，誓不翻悔。」客喜。翌日，果攜銀五百來付主人，主人乃籠兩雞付之，笑拉客決問曰：「我初固戲君耳，不謂果肯如數，敢問需此何為？」客笑曰：「君既見問，不敢不告。君不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此蜈蚣精也。一父一子，再百年後，少者長成，一方禽獸，蠶食無遺，且不免災及小兒，實為大患，雷且難治。今少者尚稚，老者勢孤，尚不敢公然肆虐，惟此兩雞足以制之。老雄固無足慮，惟新雛初，當飼以珍物，庶可速豐其毛羽，壯其筋力。矧聞數十卵僅得此雛，可知精氣獨鍾，無怪其餘盡輟也。計明年此時，新雛當亦可為老雄之助，制兩妖不難矣。」曰：「此兩雞與他雞何異？」曰：「凡雞皆睫皮上掩，此則相反，名曰怒晴，是鳳種也。」別去歲星一周，客果攜兩雞來訪主人，其雛已長成，居然與老雄相等。客即下榻主人之家。他日，又見少室紅光兩道，客喜呼主人曰：「妖物又出矣！」越日薄暮，客攜雞獨往，主人欲同往觀之，客止之曰：「君不能勝妖氣，中毒可慮。」客去，主人留心遙察。二更後，見少室之巔紅光復灼，猶之掣電兩股，以閃以爍，或東或西，或南或朔；或抑或揚，或分或合；或屈詘如環，或直伸如索；或迴旋如鷹盤，或奮激如魚躍；或少卷而驟舒，或將前而頓卻；曜曜焉，燦燦焉，忽詫五尺李芒疾馳斜掠，半明半滅，陡萬丈而一落。主人色駭心喜，知小

妖已告殲。尚有紅光一道，忽高之忽低之，忽即之忽離之，氣漸披靡，知其亦無能為，果不炊黍時，宛然敗葉漾空，慘為狂飈之所摧，飄蕩蕭颯，站站然而下墜荒畦，紅光悉絕。東方欲白，主人知兩妖並除，姑烹茶以待客。俄焉，見客左手籠雞，右手以樹條貫拽兩妖而至。主人迎而賀曰：「知大功告成，喜為君賀。」客歎曰：「兩妖雖除，惜兩雞皆受重傷，奈何！」主人視小雞竟體毛羽脫落殆盡，僅存一息；老雄亦毛羽禿，精神沮喪。又視其蜈蚣，大者長約六尺，左鉗已脫，足尚有一二蠕蠕動者；小者長五尺許，雙鉗並去，足已夷其大半，僵如枯木矣。主人問：「此尚有用否？」曰：「紅光外燭，珠當不少；即兩軀殼以制刀劍鞘，亦值千金也。」乃以兩雞授主人，屬善視之，且謂：「出力過甚，小雞不過十日，老雞不過半年皆當羽化；有功於人，尚其瘞之。其身受重毒，切不可食，慎之！慎之！」越日，客辭主人，又以二百金相謝，以木匣盛二妖，負之而去。後兩雞果如期先後俱斃，主人謹遵客所屬，並瘞之。

蛇妖

廣東駐防漢軍劉協領溥，奇俠士也。生平正直不阿，尤以膽略自負。弱冠時落托無聊，偶游三元宮，有道士見而奇之，因與訂方外交，款洽甚密。劉有緩急，必竭力相濟，毫無吝色。劉不自安，時愧無以為報。一日訪道士，見其頽蹙默坐，似有憂色。劉叩之曰：「師何為者，而鬱鬱若此？脫有用小生處，萬死不辭也。」道士聞之，瞿然起執劉手曰：「居士所言，是蒼生之幸，非貧道一人之幸也！請上坐受貧道一拜，乃敢相求為助。」劉曰：「師休矣！固已言之，脫用小生，萬死不辭，何瑣瑣效兒女態也！第言何事，容共圖之。」道士謝曰：「若然，居士第隨我來，倘有所見，有貧道在，勿驚勿恐。」劉問：「何如？」不答；固問，固不答，姑從之行。出北門五里許，去天房教先賢古墓數百步，道士乃結草為壇，立劉於其中，自頂至胸背及手足心，均為敕勒書符已；出一麥草籠，大尺許，而揭其蓋授之，曰：「聽吾引磬聲響，急闔其蓋，切記毋違。倘有所見，有貧道在，勿驚勿恐。」劉不知所以，姑漫應之，以覘其異。道士乃披髮禹步，左手執劍，右手執引磬，口中喃喃誦咒。時二月中旬，月夜晴朗，天無纖雲。三更時，腥風陡作，月色慘澹，忽聞聲湧如潮，一蛇馳至，頭大如箕，身巨如甕，長十餘丈，竟體金鱗，兩目光灼如電，來伏壇下，稽首者三，道士以劍麾之曰：「去！」又一蛇至，長與前蛇相將，竟體明亮，洞見腸胃，伏壇稽首如前，道士亦以劍麾去之。以次，群蛇畢至，一蛇昂吻鹿角，竟體黃毛；一蛇龍首鳳尾，前後四爪；一蛇頭圓如毬，兩脅有翼，伏地效蝶拍板；一蛇長不滿丈，鱗甲爛，口吐五色氣，紛糾若朝霞之彩；一蛇長數十丈，竟體紅亮，熊熊若初日浴海，口吐火光，明可燭物。其餘或青或黑，或黃或白，其色不一，其大小長短亦不一，咸次第伏壇稽首，不下百餘種。道士一一以劍麾去之，雞三唱乃已。越日薄暮，道士又偕劉至壇，如前作法，三更，群蛇又絡繹銜尾而至。有尚鼉鼉者，有尚蜥蜴者；有蜃之雙箝者，有蝦之蜷曲者；有虎豹首者，有牛馬首者，有犬豕首者，有狐兔首者；有鶴頂者，有雞冠者；有體方如印者，有身扁如帶者；有無鱗如魷鰓者，有多足如蜘蛛者，一切奇形怪狀，又不下百餘種，雞三唱乃已。第三日至壇，道士戒劉曰：「大功之成，端在今夕，居士須切記前語，不可疏忽。」劉謹受教。時至三更，群蛇又至，較前尤異，或尚夜叉，或尚羅漢；或尚猛士，或尚美人；或嚶嚶聲如兒啼，或格格鳴若竹裂，所謂人首蛇身者計可數十種；他如首尾兩頭者，一領兩頭者，一身三頭、五頭、九頭者，道士皆一一以劍麾去。約近四更，忽沙石飛鳴，山谷響震，天色愁慘，星月頓暗，一蛇至壇，長僅丈許，鱗甲五色，首類雉卵，張口吐舌，兩目突出，光炯如炬，怒視道士，屈身一躍，直撲其面。道士叱曰：「孽畜，焉敢無禮！」急以劍麾之曰：「止！」三撲三止，乃退伏壇下，稽首者三，身頓縮小不滿五寸，一躍徑至籠中。道士急擊引磬，劉聞磬聲，急闔籠蓋，以付。道士袖出硃符，貼籠四隅，喜謂劉曰：「貧道奉師命捕收此妖，五年於茲，甫幸成功。不爾，東南濱海生靈，十年後受其屠毒，恐無噍類矣。」劉問作何處分，曰：「此去獻俘於師。藉子一臂之助，必予厚賞，富貴壽考，後福無量，子勉之。暫此作別，他日靈山會上，未必無再晤時也。」言畢，拂袖攜籠而去。劉后官協領，夫婦齊眉壽逾九旬，目見五代。子孫世為廩仕，至今不絕。

里乘子曰：昔吾家旌陽敬明真君，殲孽龍而拔宅上升，說者謂其功德不在禹下。今道士捕收妖蛇，免使生靈屠毒，可見聖賢仙佛，同一去害安良之心也。嗟乎！仙豈易求哉！此事吾友漢軍徐公司馬筆其大略。以告予者。蓋劉為公可外祖李芳園協領同學契友，嘗親與李協領歷歷言之如此。

周孝廉妻

成都周孝廉紹鑾，年少倜儻。妻某氏，美而賢，琴瑟靜好，秦徐不啻也。某氏體素弱，孕將分娩，殊形委頓。一日晝寢，忽見一村婦至榻前謂曰：「妾求代多年，今甫得娘子，此係帝命，莫怨妾也。」某氏訝其語不倫，力疾起坐問：「汝何人？所言何謂？我殊不解。」村婦笑曰：「娘子不知也耶？妾前村某氏婦，以產難死。今娘子不幸亦當罹此厄，妾奉帝命在此候代，娘子不知也耶？」某氏聞之大驚，婉語哀求，謂：「向無冤仇，乞賜憐宥。」村婦不肯。再三哀之，怒謂：「娘子休得饒舌！此何等事而可徇情也耶！」由此日坐榻前，刻不少離，他人不見，惟某氏獨見之。孝廉知之，欲延僧懺解。村婦笑謂周妻曰：「汝家官人，大不懷好意，欲延僧驅我。我奉帝命，雖釋迦如來，又將如我何哉！」某氏聞之，以告孝廉，相對愁悶，而病因之日益加劇。居亡何，又一女子奉帷入，年可二十許，靚妝高髻，風致翩婉，徑至榻前，笑謂某氏曰：「夫人別來無恙？」某氏欠伸答曰：「姊姊何人？素昧平生，枉顧何為？乞賜明告。」女曰：「妾蘇州惠氏，嫁夫周某，以產難死。今奉帝命，特來候代。」村婦聞之，瞪目讓曰：「我奉帝命在先，汝不得橫來妄爭！」惠氏笑曰：「汝奉帝命，我獨非奉帝命耶？請與汝約，汝代於晝，我代於夜，視產期以判，彼此無相爭也。」村婦語塞。某氏聞之益憂。然相處日熟，知其是鬼，即亦不畏。久之，察惠氏意似不甚惡，矧村婦不在側，輒哀求救護，惠亦深為太息，意似肯肯。鄰生有扶鸞者，惠氏忽降壇書一絕云：「昨觴阿母赴瑤京，游遍崑崙第五城。戲擲硃砂填恨海，人間多少不平平。」款署：「妾吳門周惠氏也，慕諸君風雅，戲題小詩以博一噱。」鄰生故與孝廉善，素耳孝廉家事，因諷之曰：「伏讀佳什，足見婆心，豈曠昔周孝廉家坐守索命者，非子也耶？」占書：「慚愧慚愧！天乎冤哉！妾本死於產難，甚惡此苦，不肯求代，且時陰以救人。上帝嘉妾一念之善，冊為鬼仙，無所拘束。夙與周夫人有緣，知其將為村婦之代，欲救之而苦無法，君等何不諒予心也！」孝廉聞之，急來拜求，占曰：「大難大難！倘夫人產於夜分，萬一可救，然不可必也。子姑待之。」一日，某氏方倚枕與惠氏閒話，見門外一蓬首女鬼招村婦去，某氏問：「何事？」惠氏以目止之，會鄰生又扶鸞，惠氏又降壇曰：「久欲救周夫人，今幸得一策，君可為孝廉賀。」生急招孝廉至，叩其所以。曰：「此事甚密，君須秘之。村婦之來，實奉帝命，今君對門賣漿者婦，蠱健有力，亦應以產難死，數應某婦求代，某婦力弱不敵，招村婦為助，始畢其命。君可為賣漿者具詞控於城隍，謂村婦事不乾己，橫傷人命。冥法至公，惡其多事，必拘村婦不准求代。如此，則夫人無事矣。」孝廉大喜，使人偵於賣漿者之家，其妻曰咲果以產難死。乃如惠氏言，秘為具詞，控於城隍。越日，某氏見兩鬼役持銀鐐拘村婦去，自是不復再至。惠氏拊掌笑曰：「此大快事！夫人可安心，靜候弄璋，保無他慮矣。」不數日，果舉一子，一家歡慶。然某氏以體弱，產後血崩不止，勢甚危殆，孝廉心甚憂之。某氏又見一青面鬼，紫髯如磔，口稱要命，但蹣跚戶外，不能進房。孝廉又央鄰生扶鸞請惠氏降壇，求為營救。惠氏書云：「妾為夫人費煞心力，甫得安枕，不料又變生意外，此係宿孽，妾實不能為計。」孝廉再三哀求，久之，又書云：「憐君誠懇，心殊不忍。頃思得一法：次月朔日，太白星君道過成都，君於是日平明，衣冠至西門敬候，見有白髯老者，將葫蘆剖開，分掛兩脅，兩手拄杖，俟其入城，迎面祝求，聽所言云何，再看緣法。君須切記，成敗在此一舉，斷勿有忽！」孝廉拜謝。屆日，遵往西門，曉關初放，行人如蟻，內果有一丐，白髯垂胸，如惠氏所云者，急迎面拜祝，老者不顧，孝廉追隨約半里許，但聞老者低頭自語：「放他去罷，放他去罷。」俄頃，市人益眾，一轉瞬間，忽失老者所在。孝廉回家，某氏喜謂曰：「頃聞戶外鬼云：『太白星君有命放他去罷』，吾不敢在此矣。」踉蹌而去。」孝廉大喜，妻病尋瘥。此亦公可所目睹，為予言者。

里乘子曰：天下之最慘最苦者，莫過於產婦，況由此畢命，則慘苦尤有不忍言者。茲得太白星君低首自語，厲鬼即聽命而去，誠為幸事。安得星君嘗遊戲人間，度一切苦厄哉！吾獨怪李元《獨異志》載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、衛承莊淫奔事，未免污蔑上界星君，實甚荒渺不經，何足以信！

產鬼畏傘

鄉民畢西，素有膽識。嘗以妻有娠將產，月夜趁墟回家。道逢一女子，蹣跚獨行，同路數里，略不聞其鼻息，心竊異之。試叩其氏族，當此午夜，獨行何之？女子答曰：「妾非人，乃產鬼也。前村畢家婦分娩在即，特往討替去。」西大驚，默籌所以制之。佯笑答曰：「此大好事，汝得替投生好人，可賀也。」曰：「此非所望，然得脫鬼趣，即為萬幸。」因問西姓名，乃詭對之，談論甚洽。西又問：「汝為鬼幾何年矣？」曰：「於今十有三年矣。」曰：「求替何遲遲也？」曰：「陰曹必計平生善惡以判遲速，孽滿方准求替，故遲遲以至於今也。」曰：「求替亦有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凡產鬼喉間各有紅絲一縷，名曰『血餌』。以此縋入產婦腹

中，俟其嬰胎，不使遽下，又暗中頻頻抽掣之，令其痛徹心髓，雖健婦，只三五抽掣，則命畢矣。」西佯笑曰：「此術誠巧，未審有法制之否？」鬼但笑而不言。西又固詰之，則曰：「制之亦自有法，但君切不可告人。」西指天申誓，決不泄語。鬼悄悄謂曰：「產鬼最畏雨傘，以一傘置戶後，即不敢入房矣。」西曰：「然則更無別術乎？」曰：「君必勿泄，乃敢畢其詞。」西曰：「固中誓矣。倘泄語，即與汝等！」鬼喜其誠，又曰：「如不能入房，則伏屋上，以血餌縋入產婦口中亦可，倘於床頂再張一傘，使血餌不能下縋，則鬼術窮矣。以君長者，故敢質告，倘泄語，則我無生望矣，願君諒之。」西曰：「諾。」既至家，妻正以難產，勢甚危急。西如鬼言，急以一傘置戶後，又張一傘於床頂，不逾時，果呱呱墮地，而妻得無患。少選，聞空中呼西名而詈之曰：「促狹兒，我不幸為汝所給，又要遲此一次！汝如再告他人，致我永無生望，則天良喪盡矣！」歎息恨恨而去。西聞而匿笑，為妻細述之。妻甚惡此苦，囑遍告於人。凡有娠之家，各如法預防之，果皆無恙。

里乘子曰：鄉民亦大詭詭，然非素有膽識，亦不能玩弄鬼物而酬對裕如也。嗟乎！此法若能遍傳，則紂絕陰天之宮，消除無限怨氣矣！不亦快哉！或謂鬼物甚靈，一時竟為鄉民所給，儻亦上天好生之心，默有以使之歟？

制軍某公

制軍某公，少孤貧，事母至孝。遭遇坎壈，年逾弱冠，尚不能博一衿。戚黨以其衣被須捷，見輒避道。公大度豁達，殊不介意。眾謂其委靡無恥，益姍諂之。嘗以應童子試被黜歸，道經古刹，遇一道士，紫髯掀鼻，貌甚怪陋，藉地趺坐。見公至，遽起為禮，笑謂：「貧道待貴人久矣。」公聞而愕眙，倉卒不知所對。道士又曰：「貧道敕凡，姓萬，道號蛻雲，由峨嵋浪遊至此，閱人甚多，富貴福澤，無如公者。以夙有香火之緣，故此相待。」公疑其戲已，笑謂：「小生凡庸，幸邀仙盼，如師所言，豈精姑布術乎？」曰：「子卿則吾豈敢，竊信平日甄識人物、鑑別賢否，頗無差謬。」公曰：「然則師相小生究竟何如？」道士掐指輪算，謂：「公某年入運，應入學；某年聯捷登科第，入詞館；某年視學蜀中，某年擢侍御，出膺監司，陳臬開藩，薦領封圻，官至協揆，壽享期頤，夫婦齊眉，子孫貴顯。」一一按年細推，令公牢記，以驗後效。公謂：「小生一寒至此，老母菽水尚缺，行將棄儒而賈，復何奢望？」道士急搖手曰：「切勿！切勿！公如憂不受，貧道薄有所積，願助膏火。」袖出黃金一流歸之，且謂：「願公富貴，長毋相忘，幸甚！」公以無處而饋，聖賢所戒，卻不肯受。道士見公固辭，謂：「如不肯受饋，請暫稱貸，他日相還亦無不可。」公曰：「如斯較可，奈無券何？」道士曰：「君子券以口，小人券以手。君子不券不負，小人雖券亦負。負不負在人，券何與焉！」公乃拜受，並問後會，且謂：「信如師言，他日宦海風波，得毋涉險否？」道士沉吟久之，曰：「公後入宦途，一無盤錯，惟某年日月時，當有意外之虞。至期，貧道自來相探，可勿慮也。」言訖，珍重叮嚀而別。公歸，疑信參半，秘志於牘，以俟後驗。將金易布粟，差免凍餒。益下帷攻苦，果於某年入學，某年聯捷登科第，由詞館而薦領封圻，揚歷中外，一一如道士言。既督兩粵，初娶夫人，生丈夫子二。長公子十九歲已入詞館，次公子甫成童，賜孝廉，與試春闈。時太夫人尚健，板輿迎養，一家團聚，備極榮顯。一日，閩者來報：有道士萬敕凡號蛻雲者踵門求見。公大喜，亟命開門迎入，執手道故，各敘調饑。公謂：「師言謹志於牘，無不應驗；不知所謂意外之虞，究竟何若？」道士曰：「前事既驗，後事可知。所可虞者，近在翌日。貧道此來，正為公也。」公稽所志牘，果然。急拜叩所以。道士曰：「公前世學道青城，道行甚高，以矢志放生，誤踐斃一蛙。翌日午時，合遭雷譴，以了宿孽。貧道舊與公同學，不敢不預以相報。」公聞大駭，急求救免。道士笑曰：「貧道思之爛熟，公請寬心。」乃附耳授以解免之策。公如言，晨興具冠服，捧印緩坐堂皇，又遍召文武屬吏，各冠服佩印，按班環坐。時當仲秋，天氣晴爽，蔚藍一抹，不留纖翳。日晡，黑雲驟合，電蛇怒掣，烈風悲嘯，暴雨奔注，雷震兢兢，聲燒堂皇，屋瓦飛鳴，四壁擺動。公正襟危坐，色若死灰，屬吏莫知所事，環視惴惴，侷促各不自安。方皇遽聞，忽一婢喘汗馳至，口稱：「殆、殆矣！雷、雷擊太夫人，奈何！」公本至孝，聞之大慟失聲，急攜印起，隨婢奔入省視；屬吏見公出，各追從其後。公至寢門，見太夫人方與諸姬妾作葉子戲，嘻嘻無恙。公殊詫異，遽聞霹靂一聲，轟若山裂。奴子來曰：「堂皇被雷擊塌，公頃所坐地坎深丈許，一蠹大於人，僵斃其中。」公大驚，使人覓道士，不知所在。始悟道士固蠹妖，欲藉公以避雷劫也。觀其數十年前即已綢繆未雨，其心甚苦，其術亦甚神矣！而豐隆威靈，應變有法，彼妖物雖狡獪，究何能逃天誅哉！

蟻陣

曩在毗陵市上觀蟻陣，見一人藉地坐，左右置黑赤髹漆方盒各一具，盒各三層，寬各盈尺，旁各有小孔出入，如蜂房然。觀者次第斂錢畢，其人將黑赤盒各取首一層列地上，彼此相距約二尺許；又取黑赤小旗各三竿，插左右，相距尺有咫；又出小竹筒，長五寸許，吹之嗚嗚然作簫籟聲；又擊細腰鼓三通，但見每盒所蓄蟻絡繹自孔出，約有千餘，各投所插色旗下。中旗蟻帥，約長一米；左右兩副將，長稍殺；餘俱細小與凡蟻等。赤左黑右列陣畢，其人又擊鼓數聲，各帥乃督蟻兵爭前交綏，前後進退，與鼓聲緩急抑揚相應。兩軍相持良久，忽見亦隊蟻帥率眾便退，左右兩副亦率眾分路俱退，黑隊蟻帥便統左右兩副率眾前追，約逾赤旗界才二寸許，忽見赤帥又統眾轉戰，兩副亦從兩翼截出，三面合攻，黑隊陷入重圍。帥知中計，情甚窘迫，同兩副竭力衝突，亦得不出，亡者甚眾，勢窮援絕。鼓聲頓死，其人急出小銅鉦連敲數杵，忽見赤蟻讓路一線，黑帥急同兩副率敗殘餘兵倉皇奪路而出。又鳴鉦數聲，兩帥各統眾次第由孔入盒。是役也，黑蟻陣亡共計三百三十有五頭，赤蟻亡者僅二十有七頭。其人手拈蔑絲，定目視地，撥數戰骨，太息謂眾曰：「頃者倘不急鳴金收隊，則黑蟻全軍覆沒矣！」便將赤盒蓋揭開，請眾觀獻俘。但見盒中野界縱橫，凡二十有五方，中一野又劃分前後各半，前為蟻王聽政之所，後為妃嬪所居，似筍葉為廬，蔽不可見。但見蟻王巨若赤豆，氣象英傑，端拱殿中。帥同兩副匍匐詣王前，交頭隱隱不知作何語，蟻王首肯，似甚嘉悅。須臾，帥同兩副退下，群蟻迎上，交頭隱隱，亦不知云何。但見群蟻爭前獻俘，將所噬黑蟻之首若足，各銜置殿前，築若京觀。王顧左右，似有所論，兩蟻似是近侍，下殿不知傳何旨。蟻帥又獨上殿詣王前，伏聽諭旨畢，緩緩退下；兩副同群蟻迎上，又交頭隱隱不知云何，似俱欣欣有喜色。群蟻便趨至殿前，將所築京觀各銜出擯棄盒外，始各歸列。其人便將赤盒蓋好。觀者欲散，其人曰：「未也，有賞即有罰，既觀獻俘，不可不觀治罪。」便又將黑盒蓋揭開，請眾觀治罪。但見盒中方野亦與赤者等，其王亦大如豆，端拱殿中，似甚震怒；正副三帥伏殿前不少動，似甚惶恐。少選，王顧左右，似有所論，但見王旁群蟻類近侍者二十餘頭，分半下殿，將三帥後股約嘍有數十許，三帥崩角乞命，但見王仰首不知作何語，始罷嘍。三帥稽首謝罪，緩緩退下，王亦退朝，群臣亦各歸列。其人又將黑盒蓋好，觀者咸歎息稱奇而散。予詢其人曰：「蟻乃極微之物，君以何術馴致若此？」其人曰：「蟻雖微物，其性極靈。盡其性而導之，不半月便可演熟。」予曰：「各插小旗三竿何也？」曰：「使之辨識各歸各隊也。」「吹竹筒何也？」曰：「使聞聲之多寡，知派幾許隊伍也。」「擊鼓三通何也？」曰：「促其出盒列陣也。再擊鼓以作其氣焉，兵法所謂『鳴鼓進攻』也。既戰酣而停鼓敲鉦，亦猶鳴金收兵之義也。」予曰：「君言是矣。顧每陣無論孰勝孰負，必有所傷，如今日黑部隊亡不少，日日如此，不將漸滅無噍類乎？」曰：「每陣亡之多者休息五日，少者三日，故將列陣，必先斂錢，計得小人五日糧，乃可博一戰。」曰：「必須五日何也？」曰：「兩部皆日月將雛，雛出，一日乳之，二日哺之，三日便知自食，四日便成立，五日便列隊，故必須以五日也。」曰：「每部所蓄蟻幾何也？」曰：「每野僅容百頭，除中野王宮，計之當各二千四百有奇也。」曰：「今日所出隊伍幾何也？」曰：「吹筒六聲，係派六

成隊伍，計每部應出一千四百有餘也。」曰：「每盒三層何也？」曰：「上層為眾蟻所居，中層將雛，下層儲胥。」曰：「盒中方野二十有五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中野為王宮；環王宮之八野，將相、百官、各執事居之；緣邊十六野，庶民居之。」曰：「王宮後半以箬葉為廬蔽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是妃嬪所居，不使人見，所以別內外、明尊卑也。蟻雖微物，固禮、義、廉、恥四維畢張也。」予肅然向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王宮居中，各官早晚兩朝，時無少愆；每野男左女右，序無少紊。凡所供億，皆取給於庶民，無敢或怨，是其禮也；有功必賞，有過必罰，號令嚴明，毫無寬貸，一遇急難，互相護援，是其義也；凡出覓食，一有所得，歸鳴於眾，同往舁運，上之於官，官又上之於王，命儲庫中以濟公用，不敢少有所私，倘王賞有功，即私存志之，眾亦不敢攘奪，是其廉也；凡蟻交皆有時，不令人見，其性最警，人欲竊窺，即便分散，是真知恥也。」又示以盒之中層，亦分二十有五野，中野為妃嬪將雛之地，外八野為命婦將雛之地，再外十有六野，為民婦將雛之地。諦視所生之子，累累然與蝨蟣相類。又示以盒之下層，但分三野，都有旨蓄。予曰：「是人為之，抑自取之歟？」曰：「蟻貴自食其力，人所供者不貴。故日出覓食，預置各物於外，以待其飛挽，斯可矣。」曰：「蟻以何物為貴？」曰：「最貴者龍眼肉，其次胡桃肉，再其次羶膩各物，再其次枯死蟲豸。而穀粒亦所珍惜，故穀粒另置一野；日食粒幾許，皆有定額，不敢虛糜。凡日所將雛，必報王，乃可給糧。」予曰：「其王亦出陣否？」曰：「間或有之。然兩王出陣，彼此皆持重，不甚蕩決，反不如命將督師之能鏖戰也。」曰：「今日赤部大捷，其王賞有功，當賚何物？」曰：「今日賞賚必重，非龍眼即胡桃也。」其人言畢，拱手攜盒，款緩而去。

里乘子曰：君子觀於蜂而知君臣，蜂固有之，蟻亦宜然。其人調禮、義、廉、恥四維畢張，然以戰論之，詐敗取勝，何其智也！爭前合攻，何其勇也！重圍讓路，何其仁也！聞簡派隊，聞鼓進，聞金退，何其信也！匪直張四維，並能立八極，以彼微物而能若此，何以人而不如蟻！

筴侍御

鎮江吳次垣觀察台朗言，其鄉筴侍御重光，世稱江上先生，生平鐵面無私。時權貴某公把持朝政，其子為江西監司，倚父勢，極貪墨，聲名狼籍，上官側目而無如何。會先生巡按江西，特具白簡劾之，監司尋置於法，而先生直聲傾動海內矣。權貴嫌之，屢欲蹈先生隙以圖報復，先生知難自存，既疏求罷歸，隱居山中，宦橐蕭然，但以書畫自給。四方不遠千里，爭求恐後，戶屢常滿。先生藉以自娛，不論潤筆之有無，皆曲應其求，無不滿意。每歲筆耕有餘，盡賙窮乏，囊中不留一錢，遠近頌聲不絕。一日，有客來謁，廣額環眼，豐准修髯，年約四十許，口操秦音，自言耳名來求書畫。先生異其狀，以禮遇之，留住三日。客請問曰：「先生知予來意否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先生真長者也！予非他，乃權貴某公使來，甘心於先生者也。」先生笑曰：「老夫束髮讀書，粗有所得，壽夭窮通，吉凶禍福，一切聽之於天。今君既為某公所使遠來圖我，此亦天命使然，復何尤怨？即請速為勾當了事，無庸游移濡滯也！」客笑曰：「予果不利於先生，不待今日矣！方予來時，一路頌先生者甚夥，及始至於境，而頌者益眾，老幼婦孺，如出一口，非大賢能若是乎？若害大賢，是悖天也！害大賢不義，悖天不祥，不義不祥，予不為也！今請為先生賀。」問：「何所賀？」曰：「此次幸使予來，倘使他人，則先生危矣。」曰：「此後保無有繼君而來者乎？」曰：「先生請毋慮，餘俱予弟子行。吾儕極重義氣，予既以義釋先生，誰不知者？而肯為某公用乎！」乃索所求書畫，並解腰纏，取兼金一百陳幾上，揖曰：「先生以此自給，淺淺不腆，伏惟笑納。予自有以復某公，先生請毋慮。」一拱手，掉頭不顧而去。先生為之爽然若失者數日。

李泥丸

吳介臣侍御台壽言，湖州閔小艮司馬，素好學道，得真仙李泥丸秘傳，後以屍解上升。李泥丸者，初乞食於市，衣須捷而身垢穢，人不能邇。會有巨紳子患消渴疾，百醫罔效，其妻禱於神，遇李於廟中，笑謂曰：「娘子欲活郎君耶？禱神無益，曷不求我？」從者陋其狀，訶叱之。妻遽止之曰：「否否！我聞風塵中偶有真仙遊戲，或有緣幸遇不可知，爾曹勿以貌失之也。」遽前褰衽，叩李求方。李笑曰：「娘子既誠心來求，亦易易耳。」乃掬地上泥，自吐沫搓為丸，授之曰：「歸以白湯進病者吞之，當立愈。」妻謝而受之，從者吃吃匿笑。妻歸，思病者歷試諸方皆不效，姑以此投之何害？遂進白湯趣吞其丸，巨紳子果一汗而瘳。自此，人皆以為遇仙，遠近就李求方者日踵相接，俱以沫團泥丸予之，無不立效，僉稱為李泥丸云。司馬聞之，拜求為師，李相司馬，謂有仙骨，可以入道，許之。司馬嘗具湯沐，奉新衣請李易之，笑卻不受。每行市上，喜與小兒戲。群兒亦樂從之游，皆呼曰：「李神仙。」李戲拾敗葉，呵之即成錢，分給群兒，使市果餌。錢上字幕分明，歷久不變，何其神也！司馬嘗叩拔宅飛升之說，一日卓午，李攜司馬立日中，取自著破甌笠置司馬頭上，又取司馬角巾自著之，屬司馬視其影，李則但見帽影而不見人影，己則但見人影而不見帽影。李謂之曰：「所謂拔宅者，只就本身所御之物而言。身果能仙，平日即身所御之物皆隨之而仙，非必宅果可拔也。」司馬恍然，道以日進。或曰李泥丸即李八百。

里乘子曰：予初識吳氏昆仲於方子箴都轉揚州官署。嘗與次垣論古今書家，意見不合，次垣攘臂相爭，自折其齒，舉座皆笑；逾時意氣俱平，談笑自若，固各無蒂蘊也。介臣喜談道，一日，都轉招飲，介臣席間談李泥丸事，並述司馬屍解後，以道傳袁太太。某宅素凶，主人請袁治之，袁以繩連係七鬼，宅乃轉凶為吉。詞鋒雪雪，四座口為之噤。會道州何子貞先生在座，素不喜人談怪，枯坐欲睡，介臣方刺刺不休，亦不以為意也。乃曾幾何時，不兼旬而昆仲竟相繼下世，追憶朋友聚散存歿之感，為之愀然。先大夫守湖州時，小艮司馬居金蓋山。會先妣楊太夫人有疾，先大夫攜予宿金蓋禮懺，求丹藥療之，果瘳。司馬遇蘇壇則易道裝，平時酬酢往來仍著冠服。嘗至署中，先大夫觴之，予亦侍坐，司馬茹葷飲酒，談道娓娓不倦，惜予方幼稚，不能叩其旨趣也。方子箴識。

魚城

洞庭湖濱漁人，戶蓄鸕鷀，即杜詩所謂烏鬼也。其嘴曲如鉤者最佳，一頭可值五十金。小魚至數斤重者，一烏鬼可取；重數千百斤者，只四五烏鬼亦足舁而出之。其下水時，皆繩約其頸，不則自飽咽之，即不肯為役矣。相傳某年歲暮，正值需魚之時，漁人日縱烏鬼下湖，連日竟一無所得。有善泅者下水偵之，知魚已成城矣。魚成城者，大魚互銜其尾，層累打圍於外，眾小魚實其中，又有極大之魚，銜尾封蓋於上，居然眾志成城，攔守甚固，牢不可破。漁人聚議，無所為計。忽有人言宜昌老漁翁家蓄一烏鬼，驚而且智，號為鬼帥，非此不可以破魚城。遂醺金具重幣，使人往求某翁暫假鬼帥一用，並約得魚不吝厚酬，某翁許諾。不日攜至，眾視鬼帥，梟目鷹吻，雕翎鶚爪，真神俊物也。重刑牲醢酒，祭禱湖神，試先縱鬼帥入湖，以覘其技。乃既達魚城，四圍循視，復遍察於上，見銜尾處有微隙可乘，以首銳入，搖身遽下，遇小魚橫亂啄之，小魚惶駭，互相奔逃，勢甚洶洶，大魚猝難堅持，頃刻其城立潰。漁人見眾鱗陡躍，湖波頓興，知鬼帥得勝，急縱群烏鬼下湖，一鼓而聚擒之。

某官妾

某官出都赴任，至袁浦，舍車而舟。有愛妾某氏，登舟失足墮水，某官慟甚，乃揚言諭諸三老曰：「有能入水得屍者，犒白金五十鎰；如拯出尚未氣絕者，倍之。」諸三老貪賞，爭泅水尋覓。有篙師某甲，獨於港汊得之，居然氣尚未絕，大喜。既見某氏兩腕俱約金玉跳脫，其餘簪釧首飾，俱係金玉珠寶，所值何止百鎰？計不如戕其命而納其物後再獻屍求賞，不較算無遺策耶？乃將某氏復拉至水深處，察其氣絕，曳藏蘆葦中，自獨歸家，具以告妻，夫婦交相慶慰。趣妻為具晚炊，飽餐畢，甲趁暮夜無人，約先往取物送回。妻待至翌日薄暮，蹤跡杳然，心殊疑慮，不得已，以告他三老求往視之，果見某氏屍藏蘆葦中，面目如生，怒容可掬；甲跪其旁，撫之，則已僵矣。急趨白某官，始共知某甲險惡，為鬼索命而斃。爰舁某氏屍殯於舟。即取白金五十鎰並某氏金玉珠寶等物，分犒諸三老，而某甲獨不與焉。